

三楚新录 宋 周羽

●卷一

马氏，讳殷，上蔡人也，自云伏波之后。唐末浊乱，所在豪侠竞起。时殷方处卒伍之列，随渠师何氏南侵长沙，据之。殷战频有功，何乃擢为裨将，且命为邵州刺史。殷宽厚大度，能得士之死力。何氏卒，诸将在外者，皆拥兵归，以争其位，唯殷领士卒如故，且素服为何氏发丧，识者谓之知礼。未几，众军各杀其帅，使人共迎殷为主。初，众军之迎殷也，值夜，殷甚疑惧，欲拒而不行。将晓，忽睹一人，黑色而貌甚雄伟，手执大棒，鞠躬趋进，报曰：“军国内外平安。”俄而不见。由是殷以为嘉兆，其心始安，乃谓所亲曰：“吾之此行，未必不为福。”及至，众果欣跃而奉之。殷立，且使人间道上表，僖宗在蜀，闻之甚悦，据其表。遣使朱书御札，许自开国，立台置卿相，分天子之半仗焉。杨行密据有淮南，闻其建国，且遣舟师数万伐之。比至城下，殷登楼指麾，一鼓而破其兵，伏尸流血，湘水为之丹焉。自是四方慑伏，无敢侵之。

岭外廖光图自韶阳叛，举族来奔，其部曲随而至者数千人。殷以其豪而众多，将拒而不纳，或有谏者曰：“廖者料也，马得必肥，是家国强霸之兆，何为而拒之？”遂待之以礼。因命光图为永州刺史。光图具陈南越可取之状，言甚激切。殷亦将开拓疆土，闻其所陈甚善，使其部将李勋将数万众击南越。未数月，拔桂管十八城，刘乙惧而乞盟。勋即李老虎也，勇壮绝伦，每一餐费肉十数斤，皆割为大脔而啖之，故时人号曰“老虎”。先是，桂管儿童每聚戏，呼曰：“大虫来！”号呼而走。及勋拔桂管，论者以为应。

庄宗反正，下诏征诸侯入覲。马殷以年老不行，命长子希范入朝。希范多辨，善于应对。及至，庄宗谓曰：“朕闻卿部内有洞庭湖，其波无际，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之，陛下一旦南巡狩，则此湖不足以饮马耳。”庄宗大悦。既而曰：“比闻马氏之国，必为高郁所图。今有子如此，高郁何能可得邪？”高郁，殷之谋臣也，庄宗将去其爪牙，故以是言离间，而希范不察。及归，果使人构其罪，郁竟至弃市。自是，识者知其不克霸焉。初希范之入覲，途经淮上，时桑维翰旅游楚泗间，知其来，遽谒之，且曰：“仆闻楚之为国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其势不可谓之卑也。加以利尽南海，而公室大富。足下之来，非倾府库之半，则不足以供刍粟之费。今仆贫者，敢以万金为请，惟足下济之。”希范轻薄公子，睹维翰形短而腰长，语鲁而且丑，不觉绝倒而笑之。既而赠与数百缗。维翰大怒，拂衣不顾而去。

及殷薨，希范立。时维翰已为宰相，奏削去半仗，止称天策上将军楚王而已，其卿相台阁皆罢之。然希范性刚愎，好以夸大为事，虽去半仗，而军国制度皆拟乘舆。乃大兴土功，建天策府，中构九龙殿，仍以沉香为龙，其数八

，各长百尺，皆抱柱而相向，作趋捧之势，而希范坐于其间，自谓一龙也。每凌晨将坐，先使人焚香于龙腹中，烟气郁然而出，若口吐焉。自近古以来，诸侯王之奢僭，未有如此之盛者也。时处士戴偃，贤而有才，嫉其过度，自称元黄子，作《渔父诗》百篇讽之。希范闻而不说，遂禁锢士庶无与之交，偃竟至饿死。麾下将丁思覲，雄杰之士，以希范气度不广，乃上书曰：“今四海分裂，中原之地，才十数州，而大王克绍先业，为诸侯之长，未闻折一马为天子计，此愚臣所以为耻也，惟大王思之。”希范览而怒。未几，削思覲官。希范淫而无礼，至于先王妾媵，无不通。又使尼潜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，皆强取之，前后约及数百，然犹有不足之色，乃曰：“吾闻轩辕御五百女以升天，吾其庶几乎？”未几，死，大为识者所笑。先是，既杀高郁，数睹形影，将死，郁又昼见，时谓之冥报焉。

时异母弟希萼为永州刺史，闻其死，自以长而当立，具舟楫以归。及至长沙，众且立嫡弟希广矣。遽命希萼为鼎州刺史。初，牙将张万敌建议以希萼居长，立之则顺，而记室李皋争之曰：“吾闻立嗣君以冢嫡，希萼乃婢妾所生，安可立之乎？”万敌退而叹曰：“惜哉李公！祸自此始。”未几，希萼果自鼎州举兵叛，将袭长沙。希广闻之，遽命将许可琼拒之。既而可琼倒戈以降，希广计无所出，然素好释氏，乃披缁衣，召众僧念佛，以为禳厌。比及城陷，念诵之声不辍，其为墨昧，皆此类也。寻为希萼缢杀之。且命捕李皋，有擒而至者，希萼责之曰：“吾虽生于庶孽，然托体于先君，汝何见毁而不使吾继立耶？”皋无以对。命壮士脔其肉而杀之。先是，皋问术士陈承福曰：“吾寿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九十。”至是，议者以为九十乃仓卒而死焉。既而希萼淫于酒色，多为不道。小门使谢延泽有美貌，希萼逼幸之，每引延泽入内阁，与妻妾间坐而饮，大为众心所恶。其弟希崇乘其衅而作乱，擒希萼而囚于衡阳。既而悔焉，遽命舟楫追之，约于长沙南五十里地号昭泽沈之。路经衡山县，豪族廖光图子仁勇，闻其来，与叔凝议曰：“希萼长而被废，今又见追，此必不免。吾属受先王重恩，而不能为之除祸乱，安社稷，岂所谓居水土乎？”乃率数百人劫而立之，号衡山王，以衡山县为府。且使人募兵，数日之间，众及一万，郡县多起兵应之。希崇惧，求救于吴。时吴命边镐将兵来救，其实伐也。初童谣云：“鞭打马，马急走。”镐至，希崇知其谋，又将拒焉。或以童谣为谏，希崇不得已，遂降。及希萼见镐，且请入吴。于是镐以礼遣希萼及希崇举族而行。

先是，吴欲加兵而来，以镐多艺，且使诈为僧，以游长沙，既至，且弄钺行乞。未几，诈亡去。故吴竟以为将。而镐非将才，每出师皆载佛事而行，时自祝以请福，由是三军解体。及武陵酋豪王逵拥兵至，竟宵遁焉。先是，马氏

之强闻海内，诸院公子长幼各八百余人，皆以侈靡放荡为务，识者多非之。公子之徒闻而且恐。时有国师张氏给之曰：“彼所以见非者，恐祚之不永也。如君昆仲之众，使更而王，亦有八百年之家国，何忧何惧乎？”于是时，郊外有邓翁者闻而叹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尝介意，而更纳虚诞之说以自安，此辈吾见其死于沟壑有日矣！”及边镐师至，果验，然星散寒馁而卒者，过半焉。

●卷二

周氏，讳行逢，武陵人也，世耕锄为业，尝犯法。显德中，马氏荒乱，吴命边镐将兵伐之，浹旬，尽有湘中之地。时镐虽克胜，然安抚无策，故民多怨叛。武陵酋豪王逵、刘咬牙等十数人，乘众心之怨，谋举兵袭之，未数日而有八千之众，行逢始预焉。倍道兼行，遇夜，奄至城下，于是鼓噪，斩门而入。时镐军骤胜，士卒解甲，不复防御，又当昏黑之际，忽闻兵入，仓卒惊骇，计无所出，皆束手就戮。迟明，死者十有八九，镐以单骑遁走。于是逵据其地，上表于朝廷，天子嘉之，就除湖南节度兼中书令。逵素雄豪，得志之后，不拘小礼，其车服制度拟于王者。先是，吴有术士，言南楚之分，气色甚盛，以目观之，将有王氏起焉。伪主闻而忧之，且问曰：“今之诸将处于南楚者，谁为王姓？”或对曰：“有永州刺史王温耳。”伪主疑其当之，谋杀温。且遣使拜温为征南将军，赐以印绶、巾带，密于巾中置毒。及使至，温拜，命著巾。俄顷，脑裂而死。未几，逵举兵袭长沙而据之，即其应也。逵好功名，尝秣马厉兵，以俟征战。时行逢已为麾下将，众颇服其才略，逵因命为副贰。行逢虽受命，然终以逵非君长之才，自是密结心腹以图之。

未几，逵自领兵侵南越，留行逢知留后事。而行逢因忽谓所亲曰：“王公逵必不返。然以后事付吾者，所谓以云雨资蛟龙也！吾何忧乎？”及逵方至桂阳，果为越兵所破，逵仅以身免，既而死于路。行逢竟代其位。时军吏多武陵人，咸有恋土之心，或说行逢曰：“夫富贵不还乡，如衣锦夜行。公起于徒步，自署为列侯，可谓富且贵矣！然而无西还意，使乡人父老、平生亲知将何以瞻望风采邪？”行逢感悟，即日命驾归武陵，以武陵为西府。且使人迎其妻潘氏。潘貌素陋，然为性刚烈，虽行逢已为侯王，而待之蔑如也。先是，所侍皆劝之，使诣行逢，笑而对曰：“夫人为心，自非圣贤，必多变动。以吾既老且丑，虽欲往，而公岂以曩时之心相向哉？唯有死而已。”时闻者未以为然。及使至，果不从命。唯躬率婢仆以耕织自给，至于赋税，亦及时输纳，未尝逋欠。行逢止之而不从，曰：“赋税者，官物也，岂以己为主而自免之哉？”行逢闻而有惭色。时兵革之后，郡邑官吏以聚敛为务。行逢患之，乃潜使人察其姓名，一旦卒然除去。自是，管内稍稍清肃。至于建官设职，亦皆慎其选择。尝有女婿乞补吏，行逢度其非才，乃曰：“吏，所以理民也。今观汝不堪其事

，吾当为汝置锹犁数具，汝能用之锄种以养老幼，亦是美事，何禄之求？”于是竟不补焉。时一方翕然，号为英主。然多猜忌，好发人阴事，故麾下将帅恐其不免，多有谋叛，而行逢亦能预为之备，往往事有未发而诛。于是公府凜然，入者若覆冰雪。先是，前进士何景山为王逵记室，每轻忽行逢。行逢得志，命景山为益阳令。未几，因事缚景山，投之于江，谓曰：“汝尝佐王逵，今王逵已死，且为吾告龙王。”其残忍皆此类也。

故天策学士徐仲雅有清才，然其性好以滑稽轻薄为事。国破之后，伤于冻馁。行逢素闻其名，且以穷困谓必能改节，因使召之，命为节度判官。初，王逵之起兵也，知设官有轻重，权欲其得众，苟能应募，皆置司空、太保以诱之。自是，武陵村落、口市，豪横之辈称司空、太保者无算。及仲雅至，行逢问曰：“自吾迁镇西土，控雄盛之地，四境惧之乎？”仲雅对曰：“公管内，满天‘太保’，满地‘司空’，何不惧之？”行逢不悦。未几，大宴僚吏，而仲雅在座。行逢又与之论事。然行逢夷音，每呼字，音多误。仲雅因戏之曰：“不于五月五日翦却舌头，使语音乖错如此。”行逢大怒。然仲雅尝历事马氏，诸士民信之久矣，故不敢加诛。后仲雅竟以忤旨去职，因退居山寺。暇日，视群僧争剥棕枝，乃咏其树曰：“叶似新蒲绿，身如乱锦缠。任君千度剥，意气自冲天。”盖怨行逢之斥而谤之也。

有邓洵美者，连郡人也。登进士第，将归连，上笺行逢，署馆驿巡官。洵美背伛，时谓之“邓馱”。为性迂僻，皆类其形，众咸不悦之。故虽处幕府僚，而食贫不暇给。同年王溥为相，闻洵美不得志，乃为诗曰：“彩衣我已登黄阁，白社君犹困故庐。”自是，行逢稍优给之。未几，给事中李至，亦洵美同年也，相见话旧，不觉号恸。古人布衣交不及此也。久而忤行逢。无鉴，乃贬为易俗场官。须臾，又使人诈为山贼，突入公署，杀之。闻者无不痛惜。后李再奉命祠南岳，知洵美坟在近，乃为诗吊之曰：“今日向君坟畔过，不胜怀抱暗酸辛。”

李观象为节度副使，以行逢严酷，恐及祸，乃寝纸帐，卧纸被。行逢信而用之，凡军府事，无轻重，皆决于观象。而观象性多嫉忌，好蔽人之善。零陵儒士蒋密，能吟咏，颇得风骚之旨，尝题《云桑》：“绮罗因片叶，桃李谩同时。”大为作者所许。观象闻之，佯惊曰：“此汉诗，何蒋密之能为？”士林以此鄙之。及行逢病，又托疾，复命子保权师尊之，且谓保权曰：“麾下将校有凶狠难制者，除之已尽，惟衡州张文表耳。吾死之后，此人必叛，万一不可敌，当举族北归，无使骨肉落虎狼之口。”言讫，奄然而逝。未数月，张文表果叛于衡州，举舟师顺流而下，以袭长沙。时行军司马廖简知留后事，方与军吏聚会，有报“文表至”，简素轻文表，殊不介意，且谓军吏曰：“黄口小儿

，到而擒之，何忧乎？”乃伐鼓饮酒如初。于是至晚，文表已入城，麾军直至会所。时简已醉，不能发弓矢，唯按膝作气而已。文表亲以戈戮之，在坐间遇害者数十人。时保权年方十三，而英爽有胆气，闻叛，叹曰：“先君可谓知人矣！仆虽无能，安可使军国落此贼手乎？”遽命部将杨师率万余众讨之。及师将行，又亲出饯送，仍泣对三军曰：“先君薨背，坟土未干，而凶贼悖逆，实保权不孝所致也！安敢劳于诸君。幸先君之故，无忘戮力，苟灭此贼，安先君于地下，足矣！各希勉之。”其吐气发言，义形于色，三军无不感激。然保权犹虑其败，且驰表而乞师。未逾旬，而师已大破文表于平亭津，仍梟文表之首于是，余党皆戮。初，文表将叛，犹豫未定，有从者夜梦文表颌上出一龙，及明以告文表，而文表大悦，曰：“此天命我也！”于是举兵。及败，论者以龙神物也，而出于颌，是祸将作，神出焉。保权以文表已灭，且命使止师，不意王师已破江陵，而逼境矣。保权惧，召李观象议之，观象曰：“夫请王师者，以讨贼张文表故也。今文表已破，而王师不还，岂非朝廷将有事于南地乎？然我国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，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，其欲与王师相拒，此所谓鱼入沸鼎，而更鼓腮掉尾，其可免乎？惟公善自图之，无失子孙万世之利也。”何权不得已，乃出郊迎王师，且请入觐。天子闻而悦之，命以礼遣。既至族宗，封拜有差。

先是，行逢颇以淫祀为患，管内祠庙，自非前代有功及民者，皆令毁拆之，约省祭祀之费三分之一。时有识之士忻然，以为明断。及末年，酷信释氏，每一岁之间，设大会斋者四，无非破耗国用。仍度僧建寺，所在不辍。因暇复召群僧于府中讲唱，而已自执炉焚香而听。凡披缁之士，虽三尺童子，皆抢地伏拜之，虽梁武笃好，未之加也，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。

●卷三

高氏，讳季兴，字贻孙，峡州峡石人也，东魏司徒昂之后，幼好武而有胆气。乾符末，所在寇贼竞起。时梁祖为元帅，专征伐，潜有飞扬跋扈之志，思得义勇者与之同力。时季兴潜察之，乃谒梁祖于郊。梁祖见之，悦，寻拔为制胜军使。其后，累从征讨，以功授宋州团练使。未几，移授荆南兵马留后。及梁祖禅代，正拜江陵尹兼管内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季兴以江陵古之重地，又当天下多事，阴有割据之志。乃大兴力役，重筑城垒，执畚者逮十数万人，皆将校宾友负土助焉。其郭外五十里坟墓，皆令发掘，取砖以之。及土功毕，阴惨之夜，皆闻鬼哭，鬼火数起，将扑之，奄然而灭。如此者，累月方定，论者以为发掘坟墓，使幽魂不安故也。

时诸侯争霸，急于用人。进士梁震登第后，薄游江陵，季兴请为掌书记。震性抗直，临事敢言。时庄宗反正，下诏征诸侯王入觐。季兴忻然，奉诏将行

，震谏曰：“朝廷自反正后，有吞并诸侯之心。若我缮甲以自守，犹恐不保其地，况敢抛弃军国，千里入覲哉？且又今之诸侯为梁朝旧人者唯公耳，安知朝廷不以仇敌相待耶？幸望图之，无使怀王之患复见于今日也。”季兴曰：“吾计决矣！多言奚为？”及至，庄宗果欲留之。及归，值夜，将吏、父老出迎于郊外，季兴乃握震手曰：“不听君言，几葬虎口。”初，季兴方对，庄宗谓之曰：“今天下负固不服者，唯吴与蜀耳。朕今欲先有事于蜀，而蜀地险阻，尤难之。江南才隔荆南一水耳，朕欲先征之，卿以为何如？”季兴对曰：“臣闻蜀国地富民饶，获之可建大利，江南国贫，地狭民少，得之恐无益。臣愿陛下释吴先蜀。”时庄宗意欲伐蜀，及闻季兴之言，大悦。未逾年，庄宗伐蜀，季兴私自喜曰：“此吾以计给之，彼乃信而用耳。”未几，遣使册季兴为南平王。秀兴谓震曰：“此恐吾与蜀连衡故也。”及蜀破，书至，季兴方食，落箸而叹曰：“此吾之失计也！所谓‘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’。”梁震曰：“大王勿忧，今蜀虽破，未必为福。”未几，庄宗宴驾，果再乱，一如梁震之言。初，季兴尝从梁祖出征，引军旦发，至逆旅，未晓，有一姬秉烛开门而迎，其礼甚谨。季兴颇疑而问之，姬对曰：“妾适梦金甲人推门呼曰：‘宜速起，有王者来。’及起开门，果有君子至，岂非所谓王者邪？所以不敢褻慢耳。”季兴大悦。后果然。洎季兴卒，从海立，震独不悦，谓所亲曰：“先王平生与吾相见，兄弟之不若也。今日之下，安能屈节北面，复事其子邪？”于是求解职，退处于郊外，灌园鬻蔬为别业，称处士。每从海以事召至府，则倒跨黄牛，往往直造厅事前。呼从海不以官阀，止称“大郎君”而已。从海以其先王旧人，不忍以过杀之。

有李载仁者，唐室之后也，唐末避乱于江陵，季兴署为观察推官。载仁自负文学，常感季兴见知，每从容接待，不为少礼。然为性迂缓，一日将赴季兴召，方上马，无何，部曲相殴，载仁怒，且命急于厨中取饭并猪肉，令相殴者对餐之。仍令军将戒之曰：“如敢再犯，必当于猪肉中加之以酥！”闻者无不笑之。

及从海嗣立，有孙光宪者，本成都人也，旅游江陵，方图进取，从海辟之，用为掌书记。自是，凡笺奏收檄，皆出其手，载仁尸位而已。由是，载仁遂与光宪有隙，光宪犹能避之，故论者多光宪。光宪每患兵戈之际，书籍不备，遇发使诸道，未尝不厚资金帛购求焉。于是三年间收书及数万卷，然自负文学，常怏怏如不得志，又尝慕史氏之作，自恨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，每谓交亲曰：“安知获麟之笔，反为倚马之用？”因吟刘禹锡诗曰：“一生不得文章力，百日空为饱暖家。”

有梁延嗣者，复州景陵人，唐天成中，将兵守复州监利。季兴之入覲也

，庄宗欲杀之，既而逃归，益怀怨愤，遂以兵攻取复之监利、星沙二县。延嗣兵败，为季兴所获。至从海既立，擢为大校，遂承制，授归州刺史。未几，又迁复州团练使，仍掌亲军。延嗣虽起非行阵，自以累典戎事。才年十九，诤健儿士卒之语，每聚谈，或有伤犯之者，往往交游变为仇讎。光宪与延嗣年甲相亚居，常自谓筋力不衰。一旦赴球场，上马左右扶持者甚众，延嗣且在后笑曰：“孰谓大卿年老而弥壮？观其上马轻健，良由扶持者众尔！”光宪乃回顾曰：“非因众扶，盖是老健。”延嗣不胜愤怒。论者以此少之。

有王惠范者，平江军节度保义之子，美风仪，好读书。初，保义之奔荆南也，季兴以为行军司马。未几，生惠范，及长，以门荫为文学，累迁观察推官。从海立，以女妻之，且以惠范本家将子，欲使自幕府事，掌内外军政。惠范为人，闲谈不羁，闻之不悦，入告从海，且辞之。自是复以从海为不知己，至军国之事，皆不参预，但以金帛购求古书图画，日以披玩为志焉。

建隆三年，武安军节度使周行逢薨，子保权嗣位。衡州刺史张文表不服，举兵反，直入长沙，杀行军司马廖简。保权惧，告急朝廷，乞王师为援。朝廷遣宣徽使李处耘，领兵万余人救之。李以路由江陵，虑继冲不测，先遣使谕之曰：“比者王师救应，东道之主，诚在足下。然利在急速，故不淹留，但假一向道，使于城外经过，幸矣！”继冲将许之，犹豫未决。有大校李景威者，素勇悍，越次白继冲曰：“兵尚权变，城外之说实不可信。以臣观之，彼实欲乘衅伐我耳！况今精兵数万，自先王已训练备矣，景威虽不才，愿尽以相付，不顾性命，为大王拒之！”继冲闻之，曰：“事未可知，尔勿忧也。”及王师至，果如景威之言。继冲大惧，乃不得已，出郊迎王师。且请李公乞上表入朝，李公飞骑以闻，天子大悦，遣使就除继冲徐州节度使，便道赴任。盖孙光宪之谋也。景威以其不用己谋，遂扼喉而死，继冲闻而伤之。先是，荆南尚使瓷器，皆高其足，而公私竞置用之，谓之高足碗。至大军一临，举族东迁，高足之讖，一朝应之。盖由天命，信矣哉！